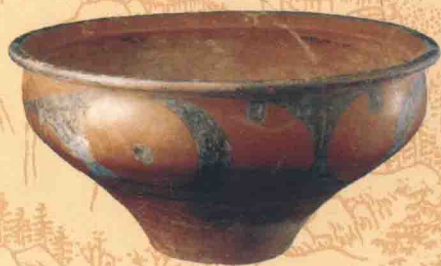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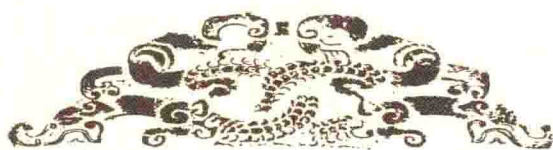
【下 编】

茅州史话

□ 总 编 吴新亚
□ 主 编 阎广勤 袁埔良



西北大学出版社



华州史话

下 编

总 编 吴新亚

主 编 阎广勤 袁埔良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州史话 / 吴新亚总编.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604-3039-3

I. ①华… II. ①吴… III. ①陕西省—地方史 IV.
①K294.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8762号

《华州史话》下编

总 编: 吴新亚

主 编: 阎广勤 袁埔良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销售电话: 029-88302590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邮编: 710069)

网 址: <http://press.nw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10毫米×1065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52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039-3

定 价: 168.00元(共贰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州史话》编著人员

总编： 吴新亚

主编： 阎广勤 袁埔良

编辑： 赵建文 史建安 潘宝善

审稿： 杨育坤 姚文琦 党朝晖

徐卫民 王正斌 段战平

蒋秀侠 卫爱社 吕育坤

田川虎 王晓光 刘公民

田文哲

序

吴新亚

陕西关中平原东部，有一个面积约1127平方公里、古老而神奇的行政区域——华县。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曾先后被称之郑、郑国、郑县、华山郡、东雍州、华州等。其中华州声名最为显扬，唐朝时就有“百郡之首，重于藩维”之誉。

这里，六山一水三分田，风光秀丽，物华天宝，民风淳朴，文脉绵长，是享誉陕西的一方丰裕宝地。《华州志·卷一》有云：入潼关，自华岳过，“及西，遵少华诸峰而览也，则神秀屏障之设，又未尝不爱其为胜绝之区”。又见《三续华州志·卷十二》述实：“清淑之气，磅礴郁积，生其间者，多光明磊落之士。”就在这胜绝之区，华州的先民们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创造演绎了无与伦比的人类远古文明。这里发现出土的“老官台”“元君庙”“泉护村”等新石器文化遗迹，证明在远古时代华州人的祖先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变的过程，进而告别洪荒，走向文明。

进入文明时代，在华州这个舞台上，先民们与时代同行，奋斗不息，曾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有些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春秋战国时，秦国与晋、魏诸侯国之间相互冲杀的刀光剑影；秦国著名改革家商鞅惨遭杀害的斑斑血痕；西汉末年，赤眉军在郑县营垒中将牧童刘盆子扶上帝王宝座的改朝换代；东晋十六国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潮水般涨落进退的金戈铁马；大唐盛世中，“百郡之首”华州的似锦繁华；唐末，唐昭宗李晔在华州行官中无可奈何的愁思忧叹；五代时，封建武装集团之间争夺华州的腥风血雨；宋朝时期，宋、金两朝反复争战的对垒厮杀；公元1556年，华州大地震的山川改易；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横扫华州的狂飚；清同治年间，华州回民燃起的陕、甘回民大起义的烽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风雨飘摇中仓惶逃遁的辘辘车队；辛亥革命中，会党攻占华州，清王朝统治结束后的社会变革；在废科举、兴新学时代，咸林中学在教育救国的思潮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陕东最高学府”的风风雨雨；1921年后，早期共产党人在华县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建立中国共产党组



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勃然兴起的燎原烈火；1928年，渭华起义爆发，穷苦大众向反动势力的抗争呐喊；抗日洪流中，华县民众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勇于牺牲的民族大义；1949年，华县和平解放，14万人民载歌载舞迎来历史巨变的激情狂欢，等等，使华州的历史文化显得尤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悠远绵长。

胜绝之区，钟灵毓秀，英才辈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中，华州涌现出了无数的社会精英和文化名人。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建功立业，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其中郑国开国国君郑桓公，唐代诗圣杜甫，“功盖天下、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中亚胡人将领李元谅，大宋宰相毕士安，北宋文学家李廌，明代文坛泰斗王维楨，清代名臣王士禛，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创办咸林中学的现代教育家杨松轩，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社会贤达顾熠山，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吉国楨，渭华起义中指挥若定的刘志丹，浴血奋战的抗日英烈雍济时，等等，是在华州大地上涌现的无数英贤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有些乡籍故里不在华州，但在华州却留下了永载史册的英名和业绩，其精神风范和活动踪迹早已融入华州历史文化之中。

数千年来，古老华州演绎的精彩历史画卷和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但时过境迁，大都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鲜为人知。为了使今人获知华县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概貌以及鲜活生动的历史情景，华县政协才有了组织编撰《华州史话》之举，以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增强本地发展经济的软实力。编著过程中，我们以严肃、严谨、求实、求新的治史态度，翻阅了大量的史籍、方志、专著、论文，走遍了华县的山山水水，寻访故老、石碑、古建，披沙拣金般地一点一滴搜寻散失在各处的相关资料，并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跨度上，从华县今天的行政区域范围内（乡镇建制以2008年为准），把握历史脉络，去伪存真，考证鉴别，筛选出百余个历史命题，用史话的体式编著成篇，力图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一部可读性强，可信度高，文笔清新的地方史书。《华州史话》百密有疏，尚有不足，惟希冀聊胜于无，以慰先祖，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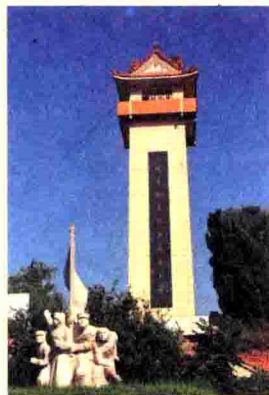
1 / 序



【第七章】

中华民国 · 1

- 2 / 民国时期华县行政机构及区划的变化
- 5 /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华县政局
- 9 /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华县政局
- 14 / 民国时期华县官场贪腐之风
- 18 / 国民党组织在华县的建立与演变
- 21 / 共产党组织在华县的建立和发展
- 25 / 陕东最高学府咸林中学
- 30 / 现代教育的开拓者杨松轩
- 36 / 功在地方的顾熠山
- 43 / 天足振学会与模范女校
- 48 / 为官清正的侯旬知事
- 51 / 马克思主义在华县的传播
- 53 / 1923年的“交农”事件
- 55 / 驱逐刘镇华之战
- 57 / 大革命时期的华县农民运动
- 60 / 驱逐县长叶振本
- 62 / 震撼西北的渭华起义
- 70 / “高塘三杰”之一的陈述善
- 72 / 民国十八年大年谨
- 75 / “虎列拉”疫病大流行
- 77 / 奠基陕西现代医卫事业的杨叔吉





- 80 / 红二十六军在华县
- 82 / 从华县走出的“省委书记”——吉国桢
- 84 / 陇海铁路开通后对华县的影响
- 88 / “西安事变”中的华县之战
- 93 / 抗日救亡运动
- 97 / 抗日县长吕向晨
- 101 / 日军飞机轰炸华县
- 103 / “卅元”惨案
- 106 / 华县民众为抗战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 127 / 英勇殉国的抗日烈士雍济时
- 130 / 国民党高级将领胡璉
- 136 / 匪患猖獗
- 141 / 烟毒之害
- 145 / 兵祸连结
- 149 / 华县新旧政权的交替与国民党统治的终结
- 154 / 拾孟、令公武装暴乱事件





附录 ·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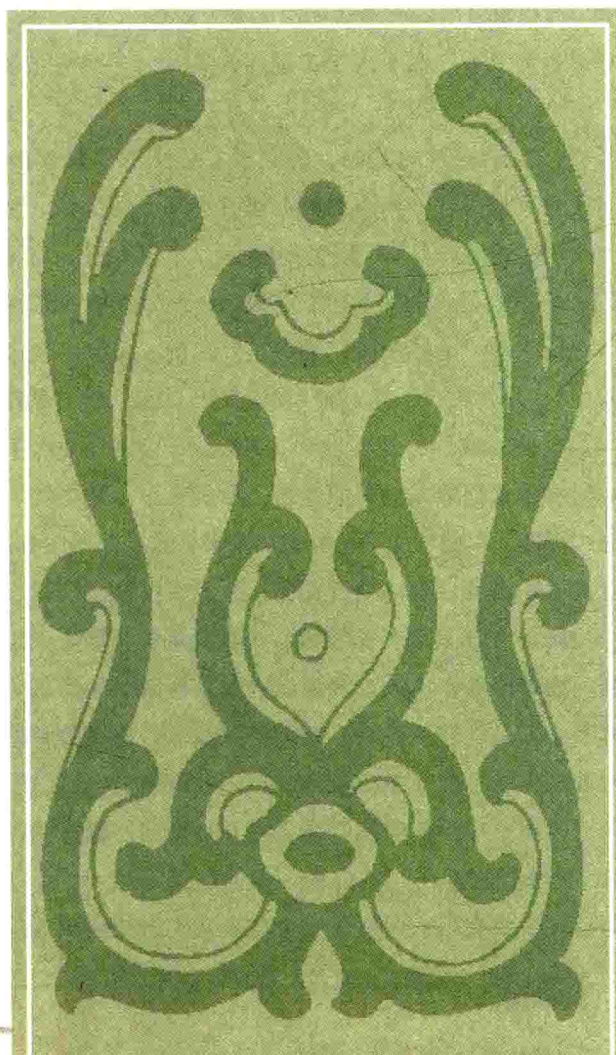
- 158 / 华县大事记
- 166 / 华县县名的来历
- 167 / 主要参考文献
- 170 /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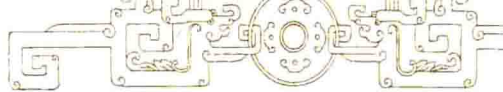


【 华 州 史 话 】

第 七 章

中 华 民 国





民国时期华县行政机构 及区划的变化

1913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尽废府、州、厅之制，延续了1300余年的华州从此改称华县，隶陕西省关中道。县官称知事，并设“县知事公署”（简称县署）。署内设秘书、收发、会计各一人，负辅佐行政之职，服务于知事。外设总务、教育、财政各科，又称一、二、三科，承办具体政务。政府之外有司法股，并设承审员，专理民、刑各案。清末的东西班改为行政警察，团练改为保卫团，又称民团。这就是民国初期华县行政机构的基本构架。

华县在民国初的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明清的乡、里制，分为4乡42里，与明清时相比，只是将太宁里析为上太宁和下太宁二里（详见本书《明清时华州的建制、区划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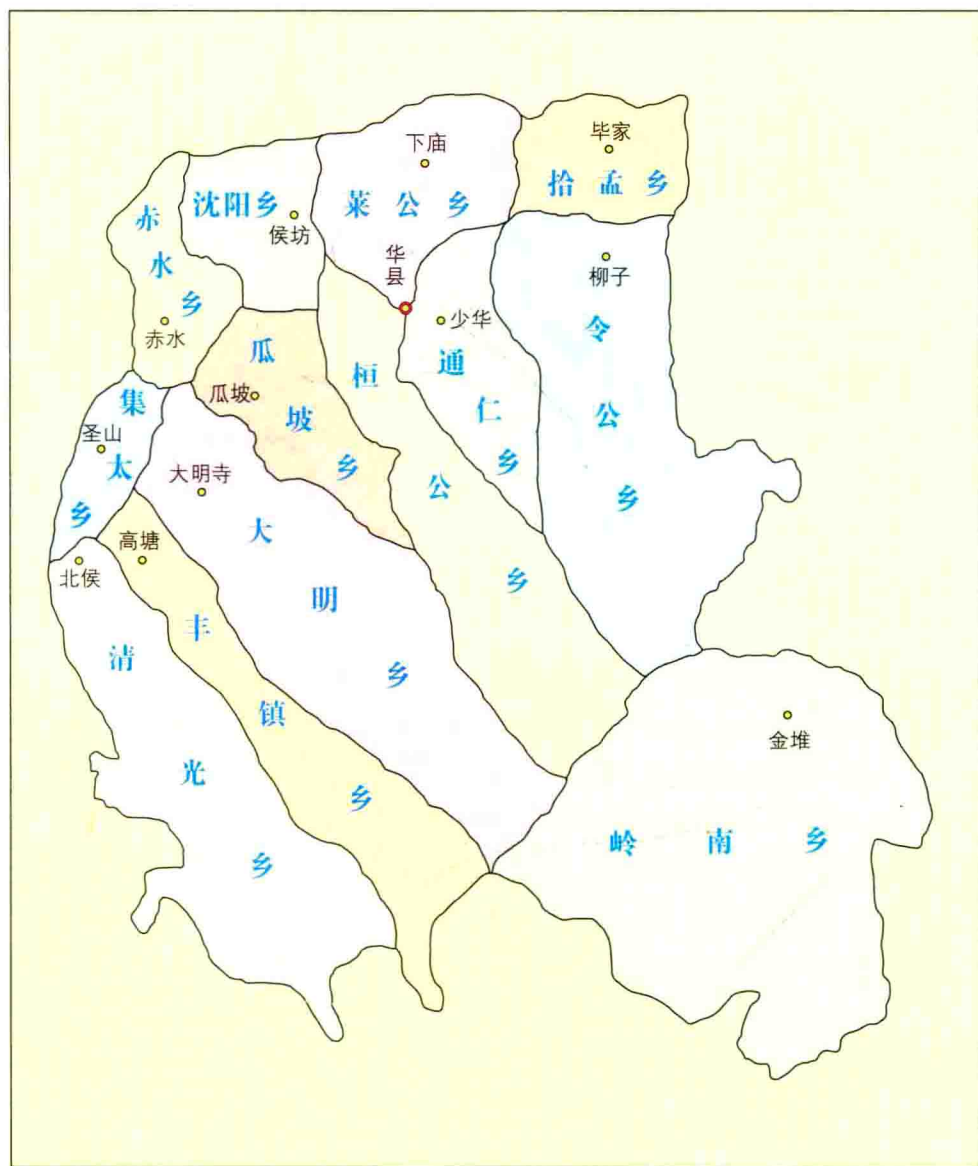
乡、里制是民国前期行政的基础，办兵役、催田赋、支军差、收杂款等行政事宜皆由乡里向民众分派收取。乡有乡绅，里有里绅，主持乡、里行政事务。1925年，县议会依自治法决定将全县4个乡改为4个区，下辖42里。后又改为五区35乡，里被取消。乡以下设镇、闾、邻。5个区的位置分别为：第一区，在石堤河、石堤峪与罗纹河、小敷峪之间，治所西关，辖平坊、岳前、褒义、褒辛、义凝、西甘、唐村、通化、新仁9乡及西关、下庙、罗纹3镇。第二区，西至罗纹河、小敷峪，东至县界，治所时村，辖柳润、将相、罗华、拾临、通孟5乡及柳子、王宿两镇。第三区，位于石堤河、赤水河之间的平原地带，治所赤水，辖侯坊、孝弟、西溪、良侯、小涨、大涨、遇仙、车徒、故县、郭市10乡及赤水、瓜坡、侯坊3镇。第四区，县西南台塬地区，治所高塘，辖丰原、青宁、太宁、白泉、广秀、吕胜、集贤、太平、东能9乡及高塘镇。第五区，岭南地区，治所金堆城，辖青岗、金堆两乡。

1927年，陕西撤关中道，华县直隶省政府。县行政机关由县署改称县政府，县官也由知事改称县长。县长主持县政，并设县政会议，由县长、秘书及各科科长组成，职能主要为审议县预决算、处分县公产、公益事业的经营管理等重大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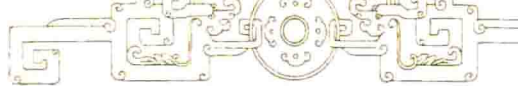
1934年，取消区制，实行保甲制。原来的乡称联保，联保辖保，保辖甲。全县初为35联保，后又缩为23联保。

1939年，华县隶陕西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在大荔县）。原23联保，

1940-1949年华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调整为13联保。次年，联保又恢复为乡。全县13乡分别是：桓公、令公、莱公、沈阳、赤水、瓜坡、大明、通仁、拾孟、集太、清光、丰镇和岭南。这13乡的大致方位是：桓公乡为今华州镇西部及杏林镇西部，令公乡约为今柳枝镇及莲花寺镇的罗纹河以东地区，莱公乡为今下庙镇、华州镇东部及辛庄乡的石堤河以东地区，沈阳乡约为今辛庄乡的石堤河以西地区，赤水乡约为今赤水镇地区，瓜坡乡约为今瓜坡镇地区，大明乡约为今大明镇及金惠乡一带，通仁乡约为今莲花寺镇的罗纹河以西地区及杏林镇东部，拾孟乡约为今毕家乡一带，集太乡约为今高塘镇北部的原圣山



华县莱公乡徽章

地区，清光乡约为今东阳乡一带，丰镇乡约为今高塘镇的朱张村以南地区，岭南乡约为今金堆镇地区。至1947年，华县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共有13乡、91保、2061甲。1948年8月，陕西省于华县设立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华县、华阴、潼关、渭南、临潼、蓝田6县，但时间较短，至1949年5月华县和平解放时，即自行消亡。

华县在抗日战争时期，行政机构变化较大，县政府设有民政科、

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禁烟科、军法室、会计室、合作指导室。直属机构还有国民兵团、警察局、卫生院、民众教育馆、军委会、县银行、农业推广所、地方款稽征处、赈济会、县商会、县农会、县总工会等，其中一些机构存在时间较短。在县政府之外，还有参议会、县党部（国民党）、青年团（三青团）、司法处、田赋粮食管理处、财务委员会、训练所等机构。这些机构虽不在县政府序列，但不同程度地受到县长的节制和影响。

抗战胜利后，华县地方行政系统又有新的变化，在原来基础上，增设了军事科、社会科、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征借实物监察委员会、妇女会、教育会等机构。国民兵团改为民众自卫团。裁撤了原来的禁烟科、军委会、民教馆、赈济会等机构。

1949年5月，国民党统治下的华县行政机构及区划随着华县的和平解放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的人民政府机构和区、乡、村地方行政区划。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的华县政局

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后称“陕西军政府”。在北洋军阀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陕西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翔于1912年7月，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担任陕西都督。从此时起，直至1926年11月冯玉祥国民军联军解西安之围时为止，陕西处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陕西，派系矛盾丛生，军阀混战不止，政局动荡不已，因而华州政局也随之混乱。而这个混乱从陕西军政府1912年元月委任的行政长官晁桂昌就开始了。晁桂昌上任后，华州正处于反正后的动荡和革命军潼关攻守的战乱之中。他不谋地方善后，先票催各行陋规（商行定期给署衙进贡钱财），又捏造报销，吞没罚款，滥支粮秣。还公然向财政绅（官方委任的负责财政事务的士绅）顾熠山等索贿，索贿不成又诬告顾熠山，经当庭对簿，阴谋败露。华州绅民以十大罪状控告于陕西军政府，晁桂昌上任后仅三个月就被撤职。而继任者李云峰，上任后一意敛钱。财政局管理国、地两税，不便贪污，他竟唆使科员闹事，乘机浑水摸鱼。后被地方绅民反映到省上，也被罢了官。1914年接任的李培材，仍是以枉法弄钱为能事，谋吞公储局，浮收粮赋，中饱私囊。教育界人士杨松轩与顾熠山联名致函西安同乡，促省纠查，把这个赃官也拉下了台。民国刚刚三年，华州就出了三个贪官，但无一例外为当地绅民所告倒，在陕东地区影响很大。

袁世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1913年2月发布一系列“划一令”，对各省、县行政机构进行划分。将原来的府、直隶厅、州等的名称一律改为“县”，华州即在此时改称为“华县”。

1914年3月，河南的白朗（俗称白狼）农民起义军攻进陕西，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进剿”。兵车粮饷，支应浩繁，教育会小学的事务员雍伯岐因派车不公，向县知事张兆麟抗议。张兆麟反而将雍伯岐关押，并认为教育会创办人杨松轩为幕后主使，向省警察厅诬告杨松轩暗通白朗。幸警察厅还算明白，没有追究，雍伯岐也因舆论压力得到释放。

陆建章入陕后，袁世凯乘机把陕西都督张凤翔调到北京架空起来，让陆建章



陕西农民的困苦①

独秀②

去年上海《新闻报》渭南通讯云：驻防渭南之二十师四十旅，自旅长孙积孚令其侄儿孙文光任县知事以来，百般苛敛。大施搜刮手段，该旅在正饷以外，每日向人民并索取麦子三十石。粮洋三百元，时向人民要车辆，拉牲畜，近因捐收减发，在渭讲武，无所可得，乃派兵下乡来伐树木，派兵士每遇河水，不论大小，不论曲直，辄呼木工来伐，有赠以银元者，则转商之他，否则搜伐以后，强其运县，大烟茶，且要树主供给，前因渭南土匪猖獗，急欲出关，又向人民索取开拔费二万元，名曰借款，实无归还之望。此款收清未几，又以阳历年关重征派捐六万五千元，限八日交齐，令出之日，即派军队下乡勒收，全县概观阴惨之象，统计每亩之田，出款已逾十三、四元，象之岁收民贫，无法支持，不得已，发出鸡毛传单，一日夜即传遍全县，乃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③，全县人民，无大无小，各携农具，直奔县城而来，知

事因孙文光之局，差局、教育局、商会、城防团，当由人民要求一不交款，二不出承认，有田都全者，有居绅士，强作调停，准其减轻数目，即被众人一拥而上，如事吓倒在地，忙向众人叩首，口呼不戒，旋闻兵士开枪，打死了人命，城，紧闭四门，只站在城楼向众人说话，击毙一人，受伤十余人，农众仍争先，只得闭门固守，不意闭门之际，城外，农众成群起追击，某排长逃跑敏，经知事百法劝谕，始于二十七日黎明

《新闻报》上有一段新闻说：陕西各县各地，驻军二十师及镇嵩军年来，去年岁尾，该教县人民被迫无甚县交农器要工，大起风潮，该法请鄂，且持兵力，强逼解压，风潮遂息。查该函云：华县以前，实有不堪受之苛况，外奸，多而县日之苛况更甚，乃收民国十四年粮税，（二）内临时差铺（腊月十五日出示

陈独秀于1924年2月20日在《向导》周刊发表的揭露华县当局横征暴敛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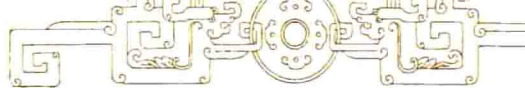
日学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为官也还清廉，但迫于上峰压力，也就假借民意，宣示华县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号召讨袁护国，各地纷纷响应。陕西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袁逐陆斗争。这场斗争为革命党人发动，陆建章大肆镇压。陕西同盟会著名人物郭希仁、刘蔼如、吴希真等躲避陆建章的追捕，1916年春秘密来到华县，在杨松轩的帮助下，先潜居县教育会，又避居到县东南山中的潜龙寺。后被人告发，杨松轩又掩护郭希仁等潜往山西。陆建章闻讯后，对杨松轩将兴大狱，幸不久陆建章倒台，杨松轩才免去牢狱之灾。

1916年2月，高峻、郭坚等人在白水县举起“西北护国军”的旗帜，武装反抗陆建章的统治。5月，陆建章的部下、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陈树藩也参加反袁逐陆的斗争，并因实力强大而担任西北护国军的总司令。陈树藩指挥西北护国军向西安进军，并令严纪鹏部从渭南孝义直取潼关，以断陆建章东逃之路。严纪鹏在经过华县城时，县知事尹昌烈恐对方袭击，下令关闭城门。严纪鹏强行入城，商户关门，警生逃窜，秩序大乱。尹昌烈缒城，逃到城北的针王斜村（在今华州镇），后经乡绅斡旋，尹昌烈才回到县署，以白银800两饷军，严纪鹏即率部离开华县至潼关。在西北护国军的军事压力下，1916年5月，陆建章被迫下台，由陈树藩担任陕西督军。

陈树藩执掌陕西军政大权后，一头倒向北洋军阀的怀抱，拜段祺瑞为老师，从此隶属于皖系军阀系统。1917年12月，陕西革命党人展开反段倒陈护法运动，发



动了靖国军起义，围攻西安。陈树藩兵力单薄，急向河南镇嵩军求救，并许镇嵩军头领刘镇华以省长一职（省长职位低于督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原为嵩山土匪，也属于段祺瑞系统。镇嵩军从河南进入潼关时，靖国军在华县以及临潼、灞桥设置有重兵。但镇嵩军乘靖国军不备，出其不意，发起夜袭，连续攻克三地，解了陈树藩之围。之后数年，陈树藩、刘镇华联合与靖国军在关中各地交战。华县虽然一直在陈树藩的控制之下，但邻近的渭南及大荔、蒲城等渭北各县发生过多次激战，使华县不但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而且粮草供给、兵差支应也使华县百姓苦不堪言。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陈树藩所依靠的皖系军阀失败。直系军阀掌权的北洋政府免去陈树藩的陕西督军一职，由直系师长阎相文继之。阎相文率直军进驻陕西后，软硬兼施，瓦解了靖国军。阎相文后因故自杀，由同是直系的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东进河南，所遗陕西督军一职，由已改投直系的刘镇华接任。这一时期，华县政坛出了一个为官清廉的县知事侯旬（详见本书《为官清正的侯旬知事》一文），还出了一个贪赃民财的白文超知事。白文超是刘镇华的河南巩县同乡，任职期间，据说贪污白银几万两。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后任命的一个华县知事魏祖旭，也是刘镇华的河南老乡，是华县历史上的贪官典型。他1923年上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到西安六七次，每次必超过三四十天，在华县办公时日无多，各项政事积滞不办。对驻在县境的军阀部队所需粮款兵差，却格外积极，尽力压榨百姓，以讨好上峰。1月，华县驻军团长杨嘉宾（一作家彬）由豫归来，向地方声言，限5日之内借现洋7万，以济军需。魏祖旭不管民众死活，便召集全县43里值年、各区区绅、各乡团总以及各局所人员，召开所谓“绅民大会”，决定驻军7万借款由全县各里分摊。然而华县连年歉收，民众承担粮税、烟款、兵差每年达200余万元，且已缴至1925年，农民早已不堪负重。1月18日，高塘地区的“交农”流言四起，民众激愤。魏祖旭惧怕风潮闹大，遂于当夜在通衢要道张贴布告，宣布将借款一事撤销。1月25日，杨团长又将县知事传至团部，要求“务于阴历年内，筹款3万，否则地方秩序概不维持。”魏祖旭不敢重蹈覆辙，遂向县城内外300余家商号摊派，每家500或1000，并严限追缴。此时已近年关，商家银根正紧，哪有余钱借出。27、28日，终激起罢市风潮，商店全部关门，停止营业，社会生活大乱。后经商董与县署调解，最后达成只借3000，仅此一回的协议，罢市才予平息。此事轰动较大，2月24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3月25日，品三在《共进》杂志上都对此进行了披露。驻军要钱，魏祖旭就向农民、商人分摊，而他自己任内却侵吞公款，总数在10万以上，以致华县民怨沸腾。1925年3月，魏祖旭心虚畏罪，携款潜逃，县中成无政府状态。华县绅民曾列举魏祖旭十大罪状，呈上峰查办，但终未缉获。



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后，施行残暴统治，激起陕西人民反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刘运动。改编成陕军的原靖国军部队也发动了驱逐刘镇华的战争。1924年11月和1925年3月，华县地区相继爆发了两次驱刘战役（详见本书《驱逐刘镇华之战》）。华县虽然遭受兵燹之苦，但终于赶走刘镇华及镇嵩军。1926年春，刘镇华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再次西进关中，包围了西安。陕军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等死守西安8个月，刘镇华始终未能攻下西安城。但包括华县在内的关中东部遭镇嵩军蹂躏。当时镇嵩军驻华县的先是姜鸿盛部，后换为韦嵩山团。韦嵩山视华县教育界为乱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适1926年10月，七里寺学校（今柳溪小学）有师生被土匪绑架，校长史笔直直接上书刘镇华，要求剿匪。而韦嵩山却认为此举扫了华县驻军的面子，就衔恨逮捕了史笔直，诬其“以印刷品煽惑军心”，将史笔直冤杀。镇嵩军在华县还烧杀抢掠，横征暴敛，激起华县人民反抗。高塘地区的农民就组织起来，配合陕军于5月数次武装袭击镇嵩军，缴获大批枪支。

刘镇华围攻西安期间，北伐军正胜利进军，直系军阀节节败退。1926年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策应北伐，从绥远五原（在今内蒙古）南下援陕，打击刘镇华的镇嵩军。国民军联军与西安城内军民内外夹击，一举击溃镇嵩军，刘镇华等逃往河南，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11月30日，驻华县的镇嵩军韦嵩山团东窜，镇嵩军任命的华县知事范润生也一起逃走。至此，北洋军阀政府在华县的统治即告终结。

